



细碎的乡愁 历史深处

文特约撰稿 潘启雯

事实上,在写《桃花井》(新星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)之前,其实蒋晓云并非无名之辈。早在20世纪70年代,蒋晓云就与朱天文、朱天心、吴念真等一起初登台湾文坛,她的处女作《随缘》获得作家朱西宁(朱天文、朱天心之父)的盛赞和极力推荐,并将她的作品定义为“张爱玲、潘人木之后‘无人可及’的言情小说家”。那时蒋晓云刚刚二十出头,其后以短篇《掉伞天》、《乐山行》,中篇《姻缘路》,连续三次获得台湾“联合报文学奖”。

可惜,蒋晓云的志向并不在写作,她后来留学美国,结婚生子,从事高科技行业,做跨国公司高管。于是,她30年不写,没有新作品问世。此次以涉及两岸议题的《桃花井》复出文坛,正如蒋晓云自己在代序《都是因为王伟忠》里写的那样:“在台湾没有眷村庇护的外省人,是小众也是乌合之众,和眷村的鸡犬相闻不同,我们这种人家出了事也是不会有隔壁张妈妈李妈妈来关切或帮忙的,只会连夜搬家,消失在人海里……他们也有自己的故事,可是他们没有王伟忠代言,没有电视剧和舞台剧,也没有纪念馆。”幸运的是,等了30年,蒋晓云终于决定自己来写那些“叔叔”、“阿姨”们的故事。

错综复杂的纠葛 与情感冲突

《桃花井》的6个章节——“故乡”、“回家”、“桃花井”、“探亲”、“兄弟”、“归去来兮”,篇篇独立而又互相关联。蒋晓云所想展现的是,历史矛盾在随着经济秩序逐渐和解,两岸文化脉络开始交合中出现的新方向。那个时代已经不可避免地逝去了。

故事的主角是1949年前在湖南某个县城做过县长的李谨洲,但他的故事由老乡杨敬远带出。这两位老乡,在湖南时,都有着显赫的地位,一个是老县长,另一个是富绅。去台湾之后,因为各种原因,都被冤枉成了“匪谍”,关进绿岛。待到沉冤得雪,他们的人生已经迟暮。杨敬远投靠了没有亲缘关系的养子,可以返乡大陆时,却死在了回乡探亲的路上。李谨洲



年轻时的蒋晓云

运气好,回到了老家,并在那里续弦,正正经经地过起了日子。似乎是想续上几十年前离开时的生活,可又怎能顺利抚平这时空留下的沟渠。

桃花井,不是指井,它是一个地名,在旧社会是一个烟花之地,可惜一点都不美,它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县城。各色人物在那里演绎了数不尽的故事,主人公李谨洲在3年之内,先后5次由台返乡,他与台湾的亲人、老家的亲友、新家庭的亲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与情感冲突,构成了《桃花井》的主线故事。

向有温度的人间 讨回冰冷时间

城乡的差距、父子的代沟、个性的冲突、利益的挤压等问题交相上演……当年80岁的李谨洲与近60岁的儿子慎思面面相觑时,大伙见到的是“这个又干又瘦的小老头是小孩向父亲撒娇”的场景。时间打败了人世间所有的情感,可李谨洲要做的就是倾尽所有力气向有温度的人间讨回冰冷时间。由此,李谨洲在家乡和台北之间一次次颠沛流离,其实就是把在台湾攒的一点老本一次次折腾回家乡的过程,他的出手大方令他重新找到当年在家乡做青年县长的成就感和尊严。李谨洲在家乡续弦的老伴董

婆,是在儿媳小红的“巧心安排”下走进李谨洲的视野的。小红的做法完全利欲熏心、自私自利,她想摆脱董婆这个包袱,又趁机在台湾人李谨洲身上捞点好处,乃至最后为了筹钱做生意,动了歪脑筋,撬开李谨洲的保险箱,冒领银行存款。

当年被李谨洲带到台湾的小儿子后来读了大学,留在家乡的大儿子则成了农民,两个儿子的命运是被小儿子逆转的,当初被带走的本来是哥哥,只因为奶奶舍不得哥哥,而弟弟又表示自己不会哭闹,父母就换了小儿子带到台湾。几十年后,兄弟二人久别重逢,结果却是“慎行知道为了三岁那年兄弟互换位置的事,慎思一辈子饶不了他”。那真是当头一棒的悲哀,整个民族的大悲剧落到个人身上,竟变成了对亲兄弟的不能释怀。

慎思当年留在大陆,可谓受尽了苦头。他一生都在怨恨,怨恨父母丢下他,怨恨弟弟慎行跟着父母去了台湾,过着幸福的生活。他一直在索求补偿,李谨洲为他搞定了县城户口,买了房,他依然觉得不够。在不太相干的弟弟面前,他也希望获得一种补偿。还有李谨洲老家乡下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兄弟侄子们,也都希望在他回乡操办各种事体时从中获利……小说故事情节大开大合,犹如河流在宽阔的神州大地百折千回,浩浩荡荡归

向大海。

与此同时,李谨洲那场婚姻的结局也是给人当头一棒:伺候中风的李谨洲终老后,桃花井的董婆吊死在了自己家中……董婆命运坎坷,小时候被卖到青楼,后来又多次嫁人,送走了5个丈夫,李谨洲是最后一个,也是她此生唯一挚爱。“桃花井那不堪,甚至非人的过去在现实中被遗忘,在精神里重生的董金花,是大户人家里的规矩姨奶奶。”董婆带着这样的满足感殉了夫。确实,有太多现实因素可以抹煞爱、延缓爱,像一只脏手涂抹着原本透明洁净的窗——心神的窗,个人之存在的门户。

那些经历过 大风大浪的“外省人”

鼓励蒋晓云把《桃花井》写下去的,除了她的侄女,还有书里的“杨敬远”这一代人。小说里,支撑杨敬远活下去的,是回家的心愿。两岸开放探亲后,杨敬远不惜花光所有的积蓄回家。这个故事的原型原本是蒋晓云父亲的一个旧识周叔叔,周叔叔死在了回家的路上,而蒋晓云在《桃花井》里帮他圆了梦,(让杨敬远)死在了分别了数十年的老婆和儿子怀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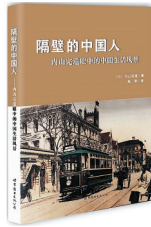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《桃花井》里面的杨敬远、李谨洲以外,蒋晓云在《百年好合:民国素人志》(新星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)里还写了12个不同性格、不同命运的“外省”女性。那些女性脸谱各异,有到台湾逃难的上海滩舞女、也有因爱私奔的面馆老板娘,然而她们都在经历过大风大浪后扎扎实实地生存下来了。

像“杨敬远”、“李谨洲”这样以难民身份赴台的“外省人”还有很多很多,可他们却一直“隐形”,没有人为他们书写,也没有人为他们发声。近些年,台湾“外省人”受到关注,大部分是因为王伟忠、朱家姐妹的功劳,《宝岛一村》、《想我眷村的兄弟们》等作品让“外省人”与“眷村”画上了等号,说起台湾的“外省人”,大家都想到了“军区大院”、想起了“简单而笃定的生活”。而这部《桃花井》将蒋晓云的父亲与其旧友的故事糅杂其中的作品,在台湾出版后令许多读者读后感叹悲伤得“受不了”,甚至蒋晓云自己都在书写的过程中也数度落泪。

那些只留存于个人的记忆,微小的悲喜哀沉,无数鸡毛蒜皮,甚至只对自己有意义的细碎记忆,一贯以来,它们都因人微言轻而被大历史一笔荡过,而恰恰是它们,让冰冷凝固的历史得以松动、鲜活和可信。其实,历史只有当它低到尘埃里,才能鲜亮得像个活生生的事实。显然,蒋晓云以《桃花井》的名义,让自己的父辈及“外省人”那些故事得以在华语世界的大街小巷里穿梭——此举令人感喟,因为细碎历史使她伟大,而她以独特的方式宣示了什么是逃离、回归和乡愁。☞

新书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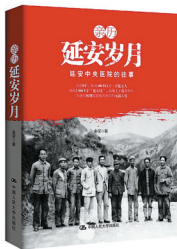
《隔壁的中国人》： 日本人看中国生活风景

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

本书是鲁迅先生最亲密的日本友人、在中国居住三十五年之久的内山完造先生所著,他以幽默生动的语言详细描述了他在上海期间的生活见闻。通过中国今昔的纵向对比和中日的横向对比,表达了对中国人长久以来生活智慧的敬佩。书中以平民生活史反映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,以小见大,用普通市民的角度观察生活,更贴近历史的真实,语言朴实幽默,论述客观到位。著名旅日作家萨苏这样评论此书:戴季陶说日本把中国解剖了无数遍,那么他们是怎么解剖的呢?一个日本人便专门解剖给我们看了,他就是内山完造,他的手术刀,就是《隔壁的中国人》。

《亲历延安岁月》： 叙述延安中央医院往事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

作者金星是医生,历时8年,拜访了100多位在中央医院工作过的老同志和200多位延安时期的爸爸妈妈,忠实记录亲历者们讲述的发生在延安中央医院的那段往事,以口述历史的方式,揭开尘封70多年的历史,展示一个在黄土高坡上的窑洞式医院从建立到撤离的全景画面。

《张大千》： 重现一代巨匠传奇一生



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

张大千是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,被誉为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。该书描绘了他磨穿铁砚、笔透纸背、奋斗丹青的一生,也讲述了他与影响他一生的七位女性的爱情故事。她们或温婉,或贤淑,在他的不同时期,陪伴着成长,激发了他的灵感。知名剧作家沙叶新以独特的艺术手法,丰富的素材,重现了一代巨匠风流蕴藉的一生。